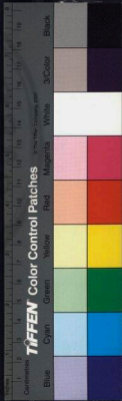


2. SOURC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古之學者即事以窮理謹乎彝
倫日用以脩身不敢奮乎高遠
也故曰道不遠人性也者人所
得乎天以爲德具于人心宜至
切矣孔門穎敏莫先子貢而其

理學卷之序



言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
聖人之設教可知矣道絕于戰
國經燔于秦漢儒專門授受惟
事口耳千有餘年聖賢不傳之
緒中興於濂洛關閩諸君子師
友並起論議精到道學之明於
斯為盛朱子所定諸經四書既
有成說而元之設科取士表而
宗之宜後學之有依賴而無所
惑矣間嘗觀有司取性命天道
設為疑問而答者之抵牾不可
勝說何哉徒徵諸儒先之言而



無以驗乎身心之實稍以己意
增廣演繹則舛謬隨焉於是子
貢之言為益信而每深嘆其未
易聞也臨江張氏九韶采周程
以下數子所論天地鬼神人物
性命之說載於成書及其門人
之所錄者輯為八卷名曰理學
類編使學者不待徧閱諸家之
書而可攷乎天道性命之說其
用心仁矣哉嗚呼知性則知天
矣反求諸身盡乎吾心之量則
天地之故鬼神之跡事物之蘊



奚待考索推測而後知哉周子
首繼前聖之絕學作為圖說發
明太極以授程子而二程終身
未嘗以示學者非不欲門人有
聞乎天道之妙也以初學之資
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毫釐
之差則或淪於高虛而不知切
己之實病則程子之教深有望
於後世學者之深造自得之也
是編所輯固有功於初學矣然
學者不知驗夫身心之實以求
聖賢之所同則古昔之言又烏

能究其孰同而孰異哉故朱子
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博物
洽聞者異此以反身求理為主
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
以徇外夸多為務而不覈其表
裏真妄之實然此為己為人之
所以分不可不察也當以庸下
之質蓋嘗用力而恒懼未有聞
也因誦是編謹述此為序而請
教焉臨川吳當序



理學類編綱目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卷之一

天地

論天地之始終
論天地之形體

論天之樞紐

卷之二

天文

上

論日月星辰
論日月食

卷之三



天文

論雲雷風雨之屬
論虹蜺河漢

卷之四

地理

論地理之廣闊
論潮汐之消長

卷之五

鬼神

論鬼神之情狀
論祭祀之感通

卷之六

人物

論人物之始生
論人為物之靈

論輪迴生死之辯

卷之七

性命

論性命之理
論本然之性

論氣質之性
論心為性情之主

卷之八

異端

論佛老神仙
論陰陽家之流

論相人形貌
論讖緯之說



理學類編綱目終

理學類編引用先儒姓氏書目

正編

周子

傳顧茂叔
疏漢先生

太極圖說

程子

顯伯淳明道先生
願正叔伊川先生

遺書

外書

易傳

文集

張子

橫渠先生
子厚

正蒙

文集

邵子

雍慶夫
康節先生

皇極經世書

文集

朱子

嘉元晦
晦菴先生

四書集註章句或問

易本義

詩集傳

楚辭集註

太極圖解



附錄

西銘解

文集

經濟文衡

語類

荀子

况

離騷

董子

仲舒

賢良策

揚子

子雲

中說

淮南子

劉安

鴻烈解

張衡

平子

靈憲

楊泉

物理論

蔡邕

伯喈

月令章句

鄭氏

玄成

禮記註

杜氏

預

左傳註

顏氏

之推

家訓

韓子

退之

文集

皮氏

日休

文集

孔氏

穎達

五經正義

邢氏

叔明

爾雅疏

歐陽公

永叔

文集

司馬公

文正

書儀



胡氏安春秋傳

沈氏中筆談

致堂胡氏明讀史管見

五峯胡氏仁知言

上蔡謝氏顯語錄

龜山楊氏中語錄

安定胡氏環易說

東萊呂氏祖博議

南軒張氏敬語孟解 文集

西山蔡氏元皇極經世指要

勉齋黃氏巨通釋

九峯蔡氏仲書集傳

北溪陳氏安性理字義

果齋李氏正文集

瓜山潘氏柄感興詩解

古洲馬氏莊文集

觀物張氏文皇極經世衍義

西山真氏德讀書記 大學衍義

容齋洪氏景五筆

夾漈鄭氏德通志



平岩葉氏

宋仲圭

近思錄解

雙峯鏡氏

魯仲元

石洞紀聞

深山董氏

李亨

書傳集成

草廬吳氏

伯清

文集

懼齋陳氏

高德

文集

定宇陳氏

齊翁

四書發明

書篋疏

魯齋鮑氏

雲龍

天原發微

觀樂黃氏

瑞翁

經世附說

雙湖胡氏

庭芳

經世附說

綠督趙氏

子敬

革象新書

鶴林羅氏

景純

玉露

史記天官書

漢書天文志

晉書天文志

資治通鑑

事文類聚

先儒姓名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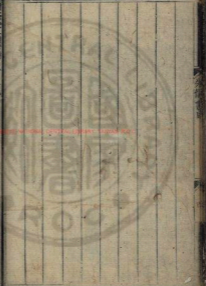


理學類編卷之一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天地

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朱子曰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又曰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次第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若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為一者言之亦恐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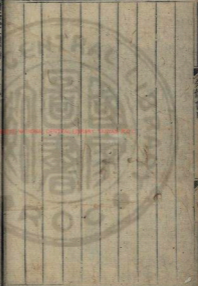


理學類編卷之一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天地

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朱子曰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又曰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次第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若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為一者言之亦恐未



安也有是理即有是氣理一而已氣則無不兩步
故曰太極生兩儀○今按孔氏正義曰太極謂天
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則是認太極爲氣矣
故朱子辯之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
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朱子曰無極而太極是無形之中有箇
極至之理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未有天
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運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
而生陰亦只是理又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
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又曰當初
元無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
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流轉其實理無窮
氣亦與之無窮自有天地便是這物事在這裏流
轉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
歲之運只是這箇物事來來將去又曰太極動而
生陽是且從動處說起其實動前是靜靜前又是
動如晝而夜夜而晝晝前已有夜夜前已有晝或
問太極之有動靜是動先靜後否曰動靜無端陰
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此只是就起處言之畢竟

動前是靜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爲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爲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呼吸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

邵子曰或曰顛然而高者吾知其爲天也墮然而下者吾知其爲地也吾不知天地之前何物也曰夫無者從而而有者也有者反而無者也清濁混而爲一是謂太極太極者已見氣也太極判兩儀生太極者謂之有邪謂之無邪太極者一氣也謂之一非無數也乃數之始謂之氣非無象也乃象之始

安可謂之無哉然太極之所以判兩儀之所以分者孰使之然邪其所以然而然者由道之變也○朱子曰周子邵子說太極是和陰陽說易中便攪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但言其次序須有這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西山真氏曰自周子以前凡論太極皆以氣言莊子以道在太極之

先所謂太極乃是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
渾淪未判者之名而道又別是一體空底物在太
極之先則道與太極爲二矣不知道即太極太極
即道以其理之通行者而言則曰道以其理之極
至者而言則曰太極又何嘗有二邪倘非周子啓
其秘而朱子闡而明之孰知太極之爲理而非氣
哉○今按邵子之說太極亦以氣言之故備載西
山之說于此讀者當自擇焉

邵子曰一氣分而爲陰陽判得陽之多者爲天判得
陰之多者爲地又曰天生乎動者也地生乎靜者

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又曰人皆知
天地之爲天地也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
如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捨動靜將奚之焉

朱子曰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二氣這一箇氣運行磨
來運去磨得急了拶得許多渣滓在裏面無出處
便結成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
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
在下

朱子曰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是水火二者水
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



只不知因甚麼時發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
間想得如潮來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
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

朱子曰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
中間放得寬闊光朗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
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之前又是一箇大闢闢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
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
峯所謂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
人物消盡舊跡大滅是謂洪荒之世嘗見高山有
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
之物下者却變而爲高柔者却變而爲剛此事思
之至深有可驗者

朱子曰天運不息晝夜輓轉故地權在中間使天有
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得許
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查滓也

朱子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
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
矣水火初是相生木金則資於土五行之屬皆從
土中旋生出來



程子曰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魯齋
鮑氏曰物之初生其形皆水水者萬物之一原皆
根於天一之造化夫金石之產其初亦乳一陽之
氣一日之時一年十二月冬至皆肇於子子者水
位也夫水生於陽而成於陰氣始動而陽生氣聚
而靜則成水觀呵氣可見蓋生水之初屬一故微
至成水時則六矣或問曰天一生水亦有物可驗
乎曰人之一身可驗矣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
淚生愧心動則汗生德心動則精生方人心寂然
不動之時則太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
也所以心一動而水生即可以爲天一生水之證
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也
朱子曰天數九重漸漸上去氣愈高愈清只是箇旋
風就外面旋來旋去旋出杳滓在中間成地○魯
齋鮑氏曰天非若地之有形也地之上無非天減
得一尺地便是一尺天人自不覺耳輕清上浮者
爲天天圓而動包着箇地地方而靜在天之中所
以重濁下沉者皆天氣之杳滓凝聚於下者也原
其初則一氣而已一分爲二陽得兼陰是以乾天
之一包坤地之二而爲三地在天中地之氣皆天

之氣也

朱子曰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十二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始註一開物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豈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間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出物來

草廬吳氏曰一元凡十二萬九千六百歲分為十二

會一會計一萬八千歲天地之運至成會之中為閉物兩間人物俱無矣如是又五千四百年而成會終自亥會始五千四百年當亥會之中而地之重濁凝結者悉皆融散與輕清之天混合為一故曰渾沌清濁之混逐漸轉甚又五千四百年而亥會終昏暗極矣是天地之一終也貞下起元又肇一初為子會之始仍是混沌是謂大始言一元之始也是謂太一言清濁之氣混合為一而未分也自此逐漸開明又五千四百年當子會之中輕清之氣騰上有日有月有星有辰日月星辰四者成

象而共爲天故曰天開於子濁氣雖搏在中間然未凝結堅實故未有地又五千四百年而子會終又自丑會之始五千四百年當丑會之中重濁之氣凝結者始堅實而成土石濕潤之氣爲水流而不凝燥烈之氣爲火顯而不隱水火土石四者成形而共爲地故曰地開於丑又五千四百年而丑會終又自寅會之始五千四百年當寅會之中兩間人物始生故曰人生於寅也

或問三統朱子曰諸儒之說爲無據看來只是當天地肇判之初天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爲天正其次

地始開當丑位故以丑爲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爲人正邵康節十二會之說當寅位則有所謂開物當成位則有所謂閉物閉物便是天地之間都無物了看他說便須天地翻轉數萬年○雙峯饒氏曰當初只是一氣清濁混沌濁者沉清者浮濁自濁清自清此是天開於子其時雖已有地而未成質到丑上方堅實有山川之類方是地開到寅上人始生問以皇極經世觀之自子至丑丑至寅年歲極多不應天地人如此隔絕曰且論其理那箇是數



或問天關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是如何朱子曰
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是以數
推得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其上方有人物也
有一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九千六百
年爲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
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在己午之間今漸及未
矣至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生物矣問不
知人物消磨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曰也須一場鶻
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便有一箇
生得來○觀樂黃氏曰堯之時在日甲月己星癸

辰申當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半以上爲六萬四
千八百年之已往以下爲六萬四千八百年之方
來是以謂堯得中數也○乘明善曰禹即位後八
年得甲子初午會前至元元年甲子初午會
第十一運從天開甲子至秦定甲子得六萬八千
八百二十一年○雙湖胡氏曰今當一元之午會
癸運百世即一歲之五月初十日酉時也○今按
邵子皇極經世書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
一運統十二世猶一歲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
一日有十二時故西山蔡氏曰一元之數即一歲

之數也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
 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
 辰也前六會為息後六會為消即一歲自子至己
 為息自午至亥為消也開物於寅猶歲之驚蟄也
 閉物於戌猶歲之立冬也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
 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
 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然
 之數非有所牽合也知此則知皇極經世之旨矣
 右論天地之始終或曰天地亦有終始乎
 邵子曰既有消長豈無終始天地雖大是

亦形氣乃二物也○愚按先儒之論天地
 之初混沌鴻濛清濁未判但一氣耳及其
 久也其運轉於外者漸漸輕清其凝聚於
 中者漸漸重濁輕清者積氣成象而為天
 重濁者積氣成形而為地天之成象者日
 月星辰是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是也
 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地處天內安靜不動
 天之旋繞其氣急勁故地浮在其中不陷
 不墜岐伯所謂大氣舉之是也

邵子曰天何依曰侏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



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朱子曰康節此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復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無外所以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為其氣極繁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若夫地動只是一處動動亦不至遠也又曰康節此說古今曆家所未及○邵伯溫曰伊川先生見康節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

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康節之詳也○或問邵子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朱子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月東升西沒又從東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外今曆家只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

邵子曰天圓而地方天北高而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東南下而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

有天○觀物張氏曰天圓如虛毬地斜隔其中西北之高戴乎天頂故北極出地纔三十六度降及東南發乎天末故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東南多水西北多山其高卑可見矣地勢本傾峻以其體大故人居其上而弗覺西北負背東南而虛也人倚北而面南是以天潛乎北而顯乎南水發乎西而流乎東也天包地地載天天地相函以立於太虛之中而能終古不壞故在天成象則在地成形仰天有文則俯地有理人能窮此可以達性命之原知生死之說矣

程子曰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天中一物耳凡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

程子曰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

致堂胡氏曰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積氣名其象以倚蓋名其形皆非知天者莊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聲無臭皆舉之矣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躡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

託則是以形相屬一異乎形能無環乎○西山真氏曰按楊倞註荀子亦曰天無質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

朱子曰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杳泮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元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昔黃帝問於歧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其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極剛而無復有涯矣

朱子曰天轉也非自東而西也非旋環磨轉却是側轉○今按先儒謂天左旋者背北面南視之則其運如絡絲背東面西視之則其運如轉車是也或問天行健朱子曰惟胡安定說得好其言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着然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

畫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闢得地在中間或未達曰如弄椀珠底只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息則墜矣○今按丹書言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五百息一千一百二十五息乃應一時胡氏之言蓋取諸此

或問天地之所以高深朱子曰公且說天是如何後高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

此高要之他連地下亦是天天只管旋來轉去天大了故旋得許多香澤在中間世間無一箇物事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香澤故厚而深也

朱子曰地却是有空缺處天則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缺福塞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着天天包地其氣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之廣處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胡用之問易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朱子曰此兩句說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

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天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堅實然却虛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裏面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如肺形管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鞀天便是那鼓鞀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中間盡是這氣來往升降緣中間虛故容得這氣來往升降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今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出來如十一月冬至用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點刻不差

朱子曰周禮註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景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



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遊曰謂地之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三萬里今曆家算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曰譬如大盆盛水而以虛氣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浮於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亦三萬里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所爲乃地之遊轉四方而然耳曰然曰人如何測

得如此恐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曆家推算其數皆合恐有此理也○今按鄭氏曰地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漸漸而下至夏至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而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又漸漸而下此所謂地升降於三萬里中也朱子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今按爾雅疏亦曰天是太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爲天耳

或問天有質否抑只是氣朱子曰只是箇旋風下與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爲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至高處則至清至明耳

問晉志論渾天以爲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是如何朱子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

朱子曰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耳

右論天地之形體北漢陳氏曰天即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

其自然而言故謂之天若就天之形體論也只是箇積氣炁者象是空實何有形體
○餘說見下段

朱子曰尚書璣衡疏載王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其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殼之裏黃圃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

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
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
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
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
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
轉也

或問北辰之為天樞何也朱子曰天圓而動包乎地
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
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為南北極
謂之極者猶屋脊謂之屋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
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
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
正當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
其傍則諸星隨天左旋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
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矣

朱子曰南極在地下中處北極在地上中處兩北極
相對天雖轉極却在中不動

朱子曰南極上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常有
人至海上見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此亦在七十
二度之內黃義剛問如說南極見老人星則是南

極也解見朱子曰南極不見是南邊自有一箇老人星南極高時也解浮得起來

或問北辰朱子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彗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如門簷子相似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却不動又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他近那辰故雖動而不覺如射糖盞子樣北辰便是中心樁子極星便是近樁底點子雖是也隨盤轉緣近樁子便轉得不覺向來人說北辰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

朝人方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

朱子曰史記載北極有五星太一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也其極星亦微動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今按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註云北極其星五在紫微中

或問上蔡謂北極天之樞也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以其周建於十二辰之舍故謂之北辰是否朱子曰以其居中不動衆星環向爲天樞軸天形如鷄



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在中兩頭押定一頭在北
上為北極一頭在南下為南極問太一曰太一是
帝座即北極也以星辰之位言之謂之太一以其
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一如人主北極如帝
都

又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
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
夜不息而此為之樞如輪之轂如礮之臍雖欲動
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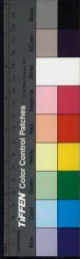
朱子一日論黃赤道日月躔度潘子善曰嵩山本不
當天之中為是天形缺側遂當其中耳朱子曰嵩
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
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此處不動如磨心然
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

緣督趙氏曰古人仰視天象遂如夜久而星移斗轉
漸漸不同昏暮東出者曉則西墜昏暮不見者曉
則東升北天之星雖然旋轉未嘗入地四時皆見
其徹夜在天然其旋轉有甚窄者以衡管窺之衆
星無有不轉但有一星旋轉最密循環不出於管
中名曰紐星者是也古人以旋磨比天則磨臍比



爲天之不動處此即紐星旋轉之所名曰北極亦
猶車輪之中軸小辨之攢頂也復觀南天雖無微
夜見者但比東西星宿旋轉則不甚遠由是而推
乃是南北俱各有極北極在地平之上南極在地
平之下今比北極爲瓜之聯蔓處南極爲瓜之有
花處東西旋轉最廣之所比乎瓜之腰圍北極邊
傍雖然旋轉常在於天南極側近雖然旋轉不出
於地如是則知地在天內天如鷄子地如中黃然
鷄子形不正圓古人非以天形相肖而比之但喻
天包地外而已以此觀之天如蹴毬內盛半毬之
水水上浮一木板比似人間地平板上雜置微細
之物比如萬類蹴毬雖圓轉不已板上之物俱不
覺知謂天體轉旋者天非可見其體因衆星出沒
於東西管轄於兩極有常度無停機遂即星所附
麗擬以爲天之體耳

右論南北極爲天之樞紐○愚按先儒之
說天形至圓如虛毬地隔其中人物生於
地上地形正方如博散日月星辰旋繞其
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而
復左天形如勁風之旋其兩端不動處曰



極上頂不動處謂之北極下臍不動處謂
之南極南北二極相去之中天之腰也謂
之赤道日所行之道謂之黃道春秋二分
黃道正與赤道相直故其出沒正與地之
卯酉相當是以晝夜均平春分以後行赤
道北夏至則去北極最近故曰日北至而
其出入與地之寅戌相當是以景短而晷
長晝刻多而夜刻少夏至以後又移而南
至秋分又與赤道相直秋分以後行赤道
南冬至則去南極最近故曰日南至而其

出沒與地之辰申相當是以景長而晷短
晝刻少而夜刻多冬至以後又移而北至
春分又與赤道相直日極於南而復北則
爲冬至上年冬至至下年日道極南復北
之時三百六十五日餘三時不滿故天度
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
有餘日道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日之一而不足天度有餘日道不足故六
十餘年之後冬至所直天度率差一度是
謂歲差

按堯典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至
日今時該一千九百餘年冬至日

理學類編卷之一

在斗二十二度至元朔初又歲一千七百
 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由元初至今又百
 餘年而冬至日在箕八度矣以此推之時
 歲差之說信矣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KYO, JAPAN



理學類編卷之二

天文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屈子夫問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朱子曰沓合也此問天與地合會於何所十二
辰誰所分別乎陳列也言日月衆星安所繫屬誰
陳列乎今答之曰天周地外非沓乎地之上也十
二云者自子至亥十二辰也左傳曰日月所會是
謂辰註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爲辰十一月辰
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



之位耳。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執火，加于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之位。以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超一度，日月五星亦隨天以繞地，而惟日之行，一周無餘，無欠其餘，則各有遲速之差焉。然其變也，固非綴屬而居，其運也，亦非推挽而行，但當其氣之盛處，精神光耀，自然發越，而又各有次第。

耳。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張衡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積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此言皆得之矣。

又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朱子曰：湯一作暘，次舍也。汜，水涯也。書云：宅嵎夷，曰暘谷，即湯谷也。爾雅云：西至日所入為大蒙，即蒙汜也。此問一日之間，日行幾里乎。答之曰：暘谷蒙汜固無其所然，日月出於水，乃升于天，及其西下，又入于水，故其出入似有處所，而所行里數，曆家以為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日一晝夜而一周。



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而夏長冬短一進一退又各以其十之一焉

又問夜光何得死則文育歎利維何而顧克在腹○朱子曰夜光月也死其晦也育生也此問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望之克常居其腹李荅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

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于東而遡日以為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乃為得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曰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



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免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免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傍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方鏡中大地之影畧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又問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朱子曰闔閉戶也開闢戶也陰闔而晦陽開而明角宿東方星旦明也曜靈日也此問何所闔而爲晦明且東方未明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荅曰曉明之問前屢發之其實亦陰陽消息之所爲耳陽息而闔則日出而明陰消而闔則日入而暗又何疑乎角宿固爲東方之宿然隨天運轉不常在東古經之言多假借也日之所出乃地之東方未旦則固已行於地中特未出地面之上耳

程子曰日月陰陽之精氣也

程子曰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而且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

問月有實魄而日達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爲有盈虧然否程子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



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

張子曰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旋轉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常星不動純繫於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從而右耳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管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常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已

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總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朱子曰正蒙中此一段說日月五星甚密

張子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朱子曰橫渠說日月順天左旋此說最好又曰天左旋之說如以大輪在外以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則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

張子曰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一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潮沙驗之爲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乎日月朔望其精可感

張子曰天體北高而南下地體平者平其中日近北則去地遠而出早入遲故晝長日近南則去地近而出遲入早故晝短

邵子曰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

遠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

○觀物張氏曰日自冬至以後行陽度而漸長夏

至以後行陰度而漸短雖以陽臨陰爲客之禮亦不敢自肆也諸曆家說月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

夜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

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其行遲日夜行十二度餘

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行又小疾日夜行十三度餘

二十四日至晦行又太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以一

月均之則日得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遠日則

明生而行遲近日則魄生而行疾有君臣之義焉



邵子曰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則蔽
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爲父日爲子故天左旋
日右行日爲夫月爲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觀
物張氏曰初三日日將入時月在庚上哉生明見
西方八日爲上弦日初入時月在丁上十五日爲
望日初入時月在甲上盛於東方十六日日將出
時月在辛上哉死魄見平旦二十三日爲下弦日
將出時月在丙上三十日爲晦月與日合在乙上
月本無光借日以爲光及其盛也遂爲陽敵爲人
君者可不慎哉天左旋日右行日東出月西生父
子夫婦之道陰陽之義也月望亦東出者敵陽也
非常道也○朱子曰三日第一節之中月生明之
時也蓋始受一陽之光昏見於西方庚地八日第
二節之中月上弦之時受二陽之光昏見於南方
丁地十五日第三節之終月既望之時全受日光
昏見於東方甲地是爲乾體十六日第四節之始
也始受下一陰爲巽而成魄以平旦沒於西方辛
地二十三日第五節之中復生中一陰爲艮而下
弦以平旦沒於南方丙地三十日第六節之終全
變三陽而光盡體伏於東北一月六節既盡而禪



於後月復生震卦云○真氏曰震一兌二乾三巽
四艮五坤六每五日為一節朔旦震始用事為日
月陰陽交感之初道家象此以為修養之法此參
同契註也因附于此○今按易卦納甲之法其源
蓋起於此故虞翻曰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
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
甲壬十六日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
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
日中則離象火就已成戊己土位象見於中

邵子曰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

法月月法日日法天

邵子曰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

或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朱子曰
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三又進過一度日行速
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
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
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好周得本數而日所退
之度亦恰好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



年一周天月行遲一日一夜於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云日行遲月行速○懼齋陳氏曰天繞地左旋東出西沒一日一周而少過之日者天之精與天左旋日適一周以天之過也而為以不及焉天日進而日日退也日非退也以天之進而見其退耳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天與日復相遇於初進初

退之地而為一年月行遲常以二十七日千一十六分日之三百二十七而與天會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一月一周天者以與日會言也其實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又二日有奇而與日會朱子以為月二十九日有奇而周天又遂及於日而與日會蓋未詳也

九峯蔡氏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

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
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
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
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
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
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
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
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
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
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陞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
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十五歲再閏則五
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九歲七
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定宇陳氏曰四分
度之一者周天全度外其零度有一度四分之
一也以對周歲全日外其零日亦有一日四分之
之一分所謂四分日之一也九百四十分為一日
其二百三十五分即四分之二分九百四十分
日之二百三十五即四分日之一也月一日不及

天十三度有奇是不及日十二度有奇也積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而月與日會四百九十九分是六時零三刻弱也二十九日零六時三刻實爲一月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乃十二箇二十九日餘分之積以日法筭之其五千六百四十分該六日零者尚有三百四十八分三百四十八日加六日一歲通得三百五十四日此一歲小歲之數也十九年閏餘通得二百單六日須置七閏月所以每十九年或二十年必氣朔同日者一番也然一歲只有三百五十四日而經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何也此一歲大歲之數也蓋今年立春到明年立春二十四氣全數並有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二十五刻即四分日之一以二十五刻當一日舉全數而言故曰三百六旬有六日也二氣爲一月必有三十日零五時二刻始交後月節氣合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此氣盈之溢數也十二月有六小盡者此朔虛之虧數也一朔無三十日全非朔虛而何二氣必三十日零五時二刻非氣盈而何節氣之有餘與小盡之不足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因此有餘不足



而置閏於其間三者參合而交相成茲為萬世不能易之妙法歟

九峯蔡氏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井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於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夏夏至從朱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所謂日月之行則

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於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沈氏曰曆家天有黃道赤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也亦猶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晷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黃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

分爲數段每段各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筭位而已
曆家不知其意遂以爲實有九道甚可嗤也○懼
齋陳氏曰天本無度以與日進退而成其每日之
進退既有常則故一日之進退遂爲一度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進退一周而周天之度遂爲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星辰遠近之相去
月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爲度焉○今按日之行
道不逾寅卯辰申酉戌之間卯酉相對爲赤道去
兩極各九十一度強黃道斜絡於赤道而七曜循
環焉日之行半在赤道之內半在赤道之外冬至

黃道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出辰入申日亦出
辰入申又漸退而北行及於春分在奎正黃赤道
之交出卯入酉日亦出卯入酉進而至夏至黃道
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出寅入戌日亦出寅入
戌至秋分在角復當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日亦
出卯入酉而月之行道與日相近交道而過半在
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處出入黃道不
過六度遇朔則與日會此日月行道之大率也

或問日是陽如何反行得遲如月朱子曰正是月遲
又問日一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如何却是

月遲曰昏家是將他退底度數算天行健故日常
少及他一度月又遲故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且如
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見月遲

朱子曰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
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却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
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
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
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
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故謂之望日在酉月在
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自十六日生魄

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月
與日相疊月在日下光盡體伏矣○真氏曰月太
陰也本有質而無光其盈虧也以受日光之多少
月之朔也始與日合越三日而明生八日而上弦
其光半十五日而望其光滿此所謂三五而盈也
既望而漸虧二十三日而下弦其虧半三十日而
晦其光盡此所謂三五而闕也方其晦也是爲純
陰故魄存而光泯至日月合朔而明復生焉○魯
齋鮑氏曰前輩有云日月會於晦朔之間初一晚
最好看起日纔西墜微茫之月亦隨以墜至初二

便相隔微闊初三生明以後相去漸遠直至十五
日月對望則是日行速進而遠至半月月行不及
日而退亦遠半天矣自十六至月晦日行全遠盡
一天月行全不及亦盡一天則日進盡本數月退
盡本數而復相會

朱子曰月受日光其質常圓不曾缺如圓球只有一
面受日光望夕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爲盛
天積氣上面動只中間空爲日月來往地在天中
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
光從四傍上受於月其中昏陷便是地影望以後
月與日行便差背向一半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
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月與日正緊相合月便純無
光月或從上過或從下過亦不受光又曰月之中
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
中日光甚大從地四面衝上其影則地影也地碍
日之光所謂山河大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
天地之光皆日光也問人言月中黑影爲地影是
否曰前輩有此說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形
到去遮了他光耳

草廬吳氏曰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



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非不知
七政亦左行但順行難筭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
相直處筭之因此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
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
自己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
不着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
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
鎮星之行比天稍遲於太虛盤中雖畧過了觜子
而不及於天積二十八箇月則不及天三十度歲
星之行比鎮星尤遲更不及於天積十二箇月與
天爭差三十度變惑之行比歲星更遲其不及於
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變惑又遲
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一周匝無餘無欠比天
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
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
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疾
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
爲差十一三四度其行遲故退數最多今日不曉
以爲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
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



水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
日此其大率也

緜督趙氏曰日月兩曜懸空運轉本不附着於天各
有所行之道五緯亦然月因日而有晦朔弦望其
遲疾却不因日五星則因日而遲留伏逆近日則
疾遠日則遲遲甚而留留久而退初遲退漸疾退
退最疾而復遲退如初遂止而留留久而順行却
從最遲以至於最疾最疾則與太陽同躔矣又曰
若謂七曜不附天而空轉則右轉者亦皆是左旋
留者是一日遶地一周而與天同過一度行疾者

反是遲行遲者反是疾退者反是疾之甚順行而
遲疾皆是一日遶地一周而不及行天之數爲
所行度退行者却是一日遶地一周而多過天行
之數退遲者先天不甚多退疾則愈多矣

深山董氏曰日月麗乎天宜皆隨天而行也而曰天
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何哉大要天最健而行速日
月五星不相及耳故自地面而觀其運行則皆東
升西沒遶地而左旋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
五星獨以漸而東爲逆天而右轉蓋由其行不及
天而次舍日以退然舍雖退而行未嘗不進也退

雖逆而進未嘗不順也於天雖逆而右轉於地則未嘗不順而左旋也

夾漈鄭氏曰日爲太陽之精循黃道而行星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東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所以成陰陽寒暑之節月者太陰之精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觀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夕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魄也晦朔之時日照其裏人在其裏故不見也月行之道斜帶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又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陽一終

張衡曰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爲二十八宿五緯經次用告禍福

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今按漢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熒惑曰南方夏火太白曰西方秋金辰星曰北方冬水填星曰中央季夏土是也



朱子曰緯星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
地上木火金水土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
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
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
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又曰二十八宿隨天而
轉皆有光芒五星運行而動無光芒

朱子曰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土之名
可辨衆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此

問星辰有形質否朱子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
或云如燈光否曰然

朱子曰星有墜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而爲石者
朱子曰夜明多是星月早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爍
退了星月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

時暗

朱子曰辰天壤也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
角幾度即所宿處爲辰○鮑氏曰辰者天之體故
曰天壤亦猶土者地之體也

晉天文志曰衆星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
焉

楊泉曰星者元氣之英也



嚴善思曰山川之精氣上為列星

禮記正義曰月是陰精日為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為日似彈丸月亦似彈丸日照之則明不照處則暗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生為星

右論日月星辰西山真氏曰按張子有言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言必是顏曾輩皆已理會得更不須言也以張子之說推之

則日月星辰之事亦學者所當講也○愚

按先儒之說天之精氣為辰凡無星處皆是猶地之土也精氣之中有光耀者為星二十八宿及眾經星皆是猶地之石也日月五緯乃陰陽五行之精成象而可見者浮生太虛之中與天不相繫着各自運行遲速不等天左旋於地外一晝夜一周匝自地之正午而觀之則其周匝之處第一日子時至第二日子時微有爭差蓋周匝而過之觀天者定其闊狹名曰一度日亦

左行晝行地上夜行地下晝夜一周匝但
比天度則不及一度蓋日之行也與地相
直處日日齊同無過不及而天之行也與
地相直處一日過一度二日過二度故曆
家以日之不及天而退一度者為右行一
度蓋以截法取其易筭耳月亦左行其行
尤遲於日一晝夜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
度之七蓋日行疾於月而退度不及於天
一度反若遲然月行遲於日而退度不及
於天十三度有奇反若速然五星之行亦
猶日月其行有遲速行過於天則為逆行
與天等則為留行不及天則為順遠於日
則見近於日則伏

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朱子曰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
會謂晦朔之間也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
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
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
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併日而日為之
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

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

又曰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減○朱子曰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為其常日食為不減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食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

春秋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氏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食者又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杜氏曰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掩密故月光溢出也既者正相



當而相掩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有食為文者關於所不見

程子曰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張子曰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之食

邵子曰日月之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克○觀物張氏曰日月相對謂之望日月相會謂之晦日常食於朔月常食於望正如火之相克日月一年十二會十二望而有食不食者交則食不交則不食也所以有交不交者日行黃道月行九道也亦有交而不食者同道而相避也

朱子曰天有黃道赤道天正如一圓匣赤道是匣子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內一半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只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撞着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相向日所以食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



了日故日食望時月食固是陰敢與陽敵然曆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着其中暗處故月食

或問月食如何朱子曰至明中有暗虛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暗虛所射故食雖是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食矣○夾祭鄭氏曰張衡云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曆家月望行黃道則值暗虛矣值暗虛有表裏深淺故食有南北多少○繹督趙氏曰日體對衝之處徃古名曰暗虛似乎日之像景月體因之而失明故云暗日非有像景強立其名故云虛言其非實有也暗虛緣日而有故其圓徑與日相等

廖子晦問日月之行其道各異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食或不食悉未能曉向承指諭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偏或差遠而不相值則皆不食如何朱子曰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傍耳其合



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
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故合朔之時日月
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
則不食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在外則亦
不食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
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
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在內而執扇在外則雖近
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可見又曰魄加日之
上則日食在日之後則不食謂之晦朔則日月相

並

容齋洪氏曰曆家論日月食自漢太初以來始定日
食不在朔則在晦否則二日然甚少月食則有十
四十五十六之差蓋置望參錯也天體有二交道
曰交初曰交中交初者星家以為羅睺交中者計
都也隱暗不可見於是為入交法考之然不過能
求朔望耳若餘日入交則書所不載

緣督趙氏曰世人觀望日體見為月體所障故云日
食然日體未嘗有損所謂食者強名而已日道與
月道相交處有二若正會於交則月體障盡日體
謂之食既然日月之行遲速不同須臾則兩輪參

差而生光矣。若不正會於交，但在交之前後而度相近者，亦見其食兩輪，雖相犯所食却不既。近於正交者，食分多，遠於正交者，食分少。兩朔之間，日月對蹇而望平分黃道之半，黃道有二交，若不當二交前後而望，則不食。望在二交前後者，其月必食。或食既或不既，食分之數當以距交遠近而推之。

右論日月之食。○愚按日月五星之與天體相值也，由北而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指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月之行也，二十

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為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是為望。合朔之時，從雖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對望之時，從雖對度，橫不對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為之食。其食之分數則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少也。又按左傳註，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為弦，全照乃成望。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

理學類編卷之二

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
百一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
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Slate

Cyan

Green

Yellow

Black

White

3/Color

Black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百
一
三
首
有
律
而
道
始
一
交
非
交
則
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理學類編卷之三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天文下

易豫卦象曰雷出地奮○程子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

易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程子曰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故而成雨陽唱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唱不順也故不和則不能成雨雲



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唱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又曰凡雨須陽唱乃成陰唱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東北屬陽西南屬陰陽唱而陰和慈雨陰唱則陽不和故不雨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朱子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此是以異畜乾畜他不得故不能成雨凡雨者是陰氣感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濕汗也又曰密雲不雨尚往也是陰包他不住陽氣便散做雨不成所以尚往也又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泄處方能有雨

易解卦彖曰天地解而雷雨作○程子曰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朱子曰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這雷雨若只管閉結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畜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極也雷便只是如今一箇爆杖

詩小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朱子曰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則成霰矣而寒勝則大雪矣

春秋隱公九年春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胡氏曰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

禮記孔子間居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孔氏曰神氣謂神妙之氣於地言神氣者氣從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霆備屬於地

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孔氏曰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發聲云季冬雷在地中孟春動於地之上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以雷有漸故云乃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升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

程子曰雷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也○問程子以雷是氣相摩軋是否朱子曰然或以爲有神物如何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又曰電者陽

之光陽在外陰有所麗故閃爍而爲雷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程子曰是雷震之也問有使之者否曰人之作惡與天地之怒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耳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火動極陽生自然之理

程子曰雷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沍氣也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爲災○按春秋左氏傳昭公四年王正月大雨雹李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德平對曰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爲災鄭氏曰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爲霰故曰雹沍氣也

程子曰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蒸然自出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

程子曰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又曰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有感得甚氣即爲

露甚氣即爲霜。○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如何。朱子曰露自是有清肅之氣。古語云露結爲霜。今觀之誠然。然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物而霜殺物也。雪霜亦有異。霜能殺物而雪不殺物也。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

張子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形也。

張子曰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歛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爲雪霜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疔瘧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朱子曰橫渠此論極分曉。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爲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爲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

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雲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則燥開而為雷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則旋遠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乃已矣氣飛電之類霞靈黃霧之類皆陰陽不正之氣所以電水穢濁或青黑色

邵子曰陽得陰而為雨陰得陽而為風剛得柔而為雲柔得剛而為雷無陰則不能為雨無剛則不能為雷雨柔也而屬陰陰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興雷剛也而屬陽陽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觀物張氏曰陽唱而陰從則流而為雨陰格而陽

薄則散而為風剛唱而柔從則蒸而為雲柔蓄而剛動則激而成雷客主後先陰陽逆順不同也風雨自天而降故言陰陽雲雷自地而升故言柔剛天陽也陽必資陰故無陰則不能為雨陽薄陰然後聚而成體也地陰也陰必資陽故無陽則不能為雷陰得陽然後發而成聲也此言陰陽之相資也雨之形柔也屬陰者本乎天之氣也陰不能獨立待陽而興者天之陰資乎天之陽也雷之聲剛也屬體者出乎地之形也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發者地之陰資乎地之陽也



邵子曰有雷則有電有電則有風雨生於水露生於土雷生於石電生於火電與風同爲陽之極故有電必有風○觀物張氏曰雷者震之氣也雷者離之氣也風者巽之氣也陽爲重陰所制怒氣發而爲雷怒而極激而爲雷陰已不能制矣散而爲風則反制陰也故風與雷皆爲陽之極兩者水之氣蒸則爲雲凝則爲雪露者土之氣升則爲霧結則爲霜雷出於石電生於火有雷則有電火出於石也

致堂胡氏曰或問雷霆何爲而然者有形邪有神邪

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雷緩小則震亦緩小雷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雷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踈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

而非形偶墮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為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耳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造化之跡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怪偽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為要也

朱子曰雷擊所在只一氣來中間有見而不為害只緣氣未稠裂有所擊處皆是已發蔡季通云人於雷所擊處拾得雷斧之屬是一氣擊後方始結成不是將這箇來打物見人拾得雷斧如今斧之狀似細黃石

或問龍行雨之說朱子曰龍水物也其出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然雨者陰陽之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

朱子曰如飯甑有蓋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則為雨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為霧

朱子曰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云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

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霜露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便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先雪

朱子曰雪花所以必六出者六為陰數天地自然之數也太陰玄精石亦六稜

朱子曰雪非能為豐年其所以然者以其凝結陽氣在地至來歲發達而生長萬物也

朱子曰風與天相似旋轉未嘗息也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他處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蓋亦可見

真氏曰雷霆雖威初非為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乎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殺之也○按隋文帝欲以六月殺人大理少卿趙綽爭之帝曰六月豈無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致堂胡氏嘗論之曰雨露猶人君之惠澤雷霆猶人君之號令生成萬物之時固有雷霆而雷霆未嘗殺物隋文取則雷霆而乘怒殺人其違天多矣



爾雅曰地氣發而天不應曰霧

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作則萬竅怒號

淮南子曰天地之氣怒者爲風和者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

劉向曰盛陽雨水溫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氣而湛於寒泉則爲冰及雪之消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

韓子曰龍之嘘氣成雲雲固非靈於龍也然龍乘是

氣茫茫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雷神變化

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

右論雲雷風雨之屬○愚按陰陽之氣流

動充滿於天地之間或聚或散或升或降

或清或濁或蒸或潤或震擊或疑結爲風

爲雲爲雷爲電爲雨露爲霜雪皆是氣也

造化之妙豈有出乎陰陽之外者哉蓋其

聚則有其散則無聚而爲神散而爲鬼而

風雲雷雨亦各有神以主之故周禮大宗

伯有祭風師雨師之禮



詩鄙風蝮蝮在東莫之敢指又曰朝濟于西崇朝其
雨○朱子曰蝮蝮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
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
淫氣也在東者暮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暮
東也隋升也註以為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
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
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隱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
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程子曰虹者陰陽二氣之交映日而見

張子曰蝮蝮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有二其全見者

是陰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陰氣厚處

朱子曰蝮蝮本是薄雨為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
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為妖或為祥問虹蜺只是
氣還有形質曰既能吸水亦必有形質只緣散便
無了如雷部神物亦此類

蔡邕曰陰陽不和即生此氣虹見有青赤之色常依
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輒與
日相互率以日西見於東方

邢氏曰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暗者為雌雌
曰蜺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

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趙德麟曰先儒以爲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噴日側視之則暈爲虹覲然則虹雖天地淫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故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七夕陽射之則在東

史記天官書曰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

晉天文志曰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

楊泉曰漢者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天漢

右論虹蜺河漢○愚按虹蜺者俗名之曰早龍以爲此物見則雨止故也嘗聞長老言有人雨霽夾溪而行虹起溪中兩人相望如隔紅紗蓋微雨將散爲日光所照即成是彩雨散則無矣天河者俗呼爲河氣蓋黃河之水精華所發也昔人言天漢與黃河相通亦謂是耳

地理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屈子天問九州安錯川谷河沔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朱子曰錯置也沔深也水注海曰川注川曰溪
注溪曰谷此章三問今答之曰九州所錯天地之
中也川谷之沔衆流之會也不溢之故則列子曰
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
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
而無增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



地理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屈子天問九州安錯川谷河沔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朱子曰錯置也沔深也水注海曰川注川曰溪
注溪曰谷此章三問今答之曰九州所錯天地之
中也川谷之沔衆流之會也不溢之故則列子曰
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
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
而無增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



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柳子曰東窮歸墟又環西盈昧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墟燥踈滲瀉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激激又何溢焉三子之言滯相祖述而柳又明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東而復逸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蒸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山水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

又問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渠其銜幾何○朱子曰脩長也渠狹而長也銜餘也此問四方長短若何若謂南北狹而長則其長處所餘又計多少也答曰地之形量固當有窮但既非人力所能徧歷算術所能推知而書傳臆說又不足信惟靈憲所言八極之廣原於歷算若有据依然非專言地之廣狹也柳對直謂其極無方則又過矣

問周公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際海道里莫殊何以云各

五千里朱子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
未說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
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雖連屬彼處海猶有底
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
則豫州爲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
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也
或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
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
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鄭註云日南謂立表處太南
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昃
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
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朱子曰景夕多風景朝多
陰此二句鄭註不可非但說倒了看來景夕者景
晚也謂日未中而景已中蓋立表處近南則取日
近午前景短而午後景長也景朝者謂日已過午
而景猶未中蓋立表太北而取日遠午前景長而
午後景短也問多陰多風之說曰今近東之地自
是多風如海邊諸郡極多風每如期而至如春必
東風夏必南風不如此間之無定蓋土地曠闊無
高山之限故風各以其方至某舊在漳泉驗之早



問則風始生至午而盛午後則風力漸微至晚則更無一點風色未嘗少差蓋風隨陽氣生日方升則陽氣生至午而陽氣盛午後則陽氣微故風亦從而盛衰如西北邊多陰非特山高障蔽之故自是陽氣到彼處衰謝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即落故西邊不甚見日古語云蜀之日越之雪言其少也所以蜀有漏天言其地多雨如天漏然以此觀之天地亦不甚闊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風陰觀之可以驗矣

朱子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

李綱名山大川孔穴相通者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註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

或問天竺國去處極闊朱子曰以崑崙山言之天竺

直崑崙之正南所以土地闊而所生亦多異人水經云崑崙崙崙取嵩山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水經又云黃河自崑崙崙東北流

入中國如此則崑崙當在西南上或又云西北不知如何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國後方見其東北流耳佛書所說阿耨山者即崑崙也云山頂有阿耨大池水分流四面去爲四大水入中國者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形如饅頭其然尖則崑崙也

朱子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想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闊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接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問佛家所謂天地四州之說果有之否曰佛書有之

中國爲南禪部州天竺諸國皆在南禪部州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鄒衍所說赤縣之類四州統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獨圓正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皆偏側尖缺而環處娑婆世界之外不得天地之正氣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但其言曰初出時先照娑婆世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所照或正或反故氣不和只他此說便自可破彼言日之所照必經歷諸世界了然後入地則一日之中須歷

照四處方得周匝令錢照得婆婆一處即已曠黑若更照其他三處經多少時節如此則夜須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均停時而冬夏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於是不通矣

朱子曰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而詳於漢志然今左傳所載大火辰星之說又却只因其國之先曹主二星之祀而已是時又未有所謂趙魏晉者然後來占星者又却有驗殊不可曉○魯齋鮑氏曰分星禮經所載不可磨也其說有三伶州鳩曰歲星所在則我之分野言堪輿書亡後郡國所入非

古歲星或北或西與古受封所載不同一也唐虞

及夏萬國殷周千七百國並依附十二州以係十二次之星法先王命親之意以主祀為重如封闕

伯商立主辰為商星商人是因封貫沈大夏主參

為夏星唐人是因唐後為晉參為晉星二也今以

分野次舍考之青州在東玄枵却在北雍州在西

鶉首却在南以至揚東南星紀在北冀東北大梁

在西徐東降婁西豫與三河居中大火在正東鶉

火在南此躔次之最差者也三說不同識者當自

擇之○今按周禮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

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鄭氏註星土星
所主土也封猶界也十二次之分星紀吳越也玄
枵齊也姬管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
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星
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
爲象

朱子曰冀州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脉從雲中發
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
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
黃河環遼右畔是華山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謂
前紫遂過去爲泰山登于大淮南諸山爲第二重

案江南諸山爲第三重案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朱子曰然自關中一支生
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嶧冢
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
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闔廣

朱子曰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
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
去爲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
建康又一支爲福建二廣

朱子曰岷山之脉一支爲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涇素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

朱子曰江西山皆自五嶺嶺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山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又曰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

九峯卷之二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來

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爲恒山此大河北境之山也其江漢南境之山則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素筠之地至德安之敷淺原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

六十四卷
孔氏以爲衡山之脈連延而爲數淺原者非也

右論地理之廣闊○愚按淮南子地形訓
言國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
萬六千里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
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
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
百里七十五步此皆荒誕無稽之語故今
不取

程子曰今夫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
已無也月出則潮水復生却不是將已涸之水爲
潮水自然能生也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
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
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以氣之消息言
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
始卯爲陽中酉爲陰中也○今按余襄公安道之
言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
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
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

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何以知其然乎夫
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
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
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晦復緩一
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
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具行差遲故
潮之去來亦合杳不盡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
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
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
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
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變也

古洲馬氏曰禮祀日曰朝致月曰夕江海之水朝生
為潮夕至為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
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
由朔至望明生而為息自望及晦魄見而為消水
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
日起於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望天西運一周有奇
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
次也故潮平于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潮於寅則汐
於申潮於巳則汐於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百

刻刻為三分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得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漸遠於日故潮汐之期浸移日後六刻三分刻之一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或問燕爾曰四海潮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常如山

猶若雷震本濤可畏何也答曰魯縉二山謂之

海門岸狹勢逼濤而為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俾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有聲今浙江之口起自纂風北望嘉興大山水闊二百餘里海船舶於上渾故取餘姚易舟而浮運河以達杭越蓋以南北岸下夾以沙渾隔礙洪波蹙逼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水未泊月遷匿乾潮來已半觸浪推滯後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渾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為濤耳非山川淺狹使之然也

承水方
和樓作水水方

右論潮汐之消長○愚按先儒有言天包

氣升降於太空之中

元氣相為升降氣升

地沉則水溢而為潮氣降地浮則水縮而為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為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為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天地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他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他日其說見於臨安志其詳今刪其大旨著於此

右論潮汐之消長○愚按先儒有言天包
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
地承水力以自持與元氣相爲升降氣升
地沉則水溢而爲潮氣降地浮則水縮而
爲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爲陽而
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
其氣爲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
夜一晝一夜合天地之氣凡再升再降故
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當卯酉之月則陰
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
於他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
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他日其說見
於臨安志甚詳今剏其大旨著於此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鬼神

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
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程子曰人能原始知
所以生便能要終知所以死又曰原始則足以知
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
故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
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或問遊魂為變
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鬼神

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程子曰人能原始知所以生便能要終知所以死又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或問遊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Chart with color patches and label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物也又問鬼神果有情狀否曰有之曰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張子曰精氣者自無而有遊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顯而為物神之狀也自有而無故隱而為變鬼之狀也○朱子曰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遊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又曰反只如指轉來謂推原其始指轉來看其終如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此是兩個合一箇雜精氣合則魂魄凝結而為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已歸故為變又曰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氣魂而精魄也遊魂為變則是魂魄相離雖只說遊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矣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鄭氏曰氣謂嘘吸出入者耳目之聰明為魄陰讀為蔭言人之骨肉蔭於地中為土



瓌焄謂香矣也。高謂氣蒸出貌。上言衆生此言百
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耳。○朱子曰：鬼神之
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爲使人精神疎
動處是懷愴。又曰：焄高是鬼神精氣交感處。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
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
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朱子曰：爲德
猶言性情功效。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
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
也。然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
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定宇地氏曰：此章自體物
而不可遺以上，所說鬼神所句甚闕。凡天地造化
日月風雨霜露雷霆四時寒暑晝夜潮水消長草
木生落人生血氣盛衰萬物生死無非鬼神自使
人齊明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所
當祭祀之鬼神來說，見得鬼神隨祭而在，流動充
滿昭著發見無所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可
驗於此。

李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



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
死生人鬼一而二而一者也○朱子曰問事鬼
神蓋未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所必有不可
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
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
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
故夫子告之以此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
能敬能遠可謂知矣○朱子曰專用力於人道之

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饒
氏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當合看如未
病而謹疾有病而問醫此人事之所宜也若不務
此而專禱鬼神是不知也為善去惡亦人道之所
宜也或者不務為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務去惡
而專求神以免禍是不知也夫鬼神謂之無則洋
洋如在謂之有則不可度思當於有無間處之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跡也○朱子曰功
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來月往春生夏
長皆是又曰風雨露雷日月晝夜此造化之跡也



此是公平正直鬼神若所謂嘯于梁觸于罽此則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曰古之戰場往往有鬼彼皆強死固宜未散問此亦造化之跡乎曰若論正理則如樹上忽生出花葉空中忽然有雷電風雨此便是造化之跡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見鬼火則便以爲怪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跡但不是正理故以爲妖怪耳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是陰陽良能是其靈處又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跡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子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饒氏曰造化之跡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程子說得粗張子說得精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跡不說他靈處又曰良能是指鬼神之性情而言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耳衆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問滋息是生息之息是止息



之息朱子曰只是生息又曰人自方生而天地之氣只管增添在身上漸長漸大至極盛了又漸衰耗以至于散○平巖葉氏曰物自少以至壯氣日至而滋息息者生而就滿也自壯以至老氣日反而遊散散者消而就盡也

張子曰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魄

張子曰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朱子曰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來說鬼神說得變通又曰鬼神屈伸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又曰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便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問來而伸者為神往而屈者為鬼凡陰陽魂魄人之嘘吸皆然不獨死者為鬼生者為神故橫渠云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曰然問既屈之氣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是既屈之氣又能伸也

邵子曰鬼神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花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邪聰明正直有之者誰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邪皆鬼神之情狀也○觀物張氏曰管子云流行於天地之間者謂之鬼神鬼神者太極之英氣正理行乎兩間爲天地之用者也氣其狀也理之情也

邵子曰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矣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止故形在則魄存形化

則魄散

或問死生之說上蔡謝氏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先生云待向汝道無來汝怎生信得及待向汝道有來汝但去尋討看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朱子曰鬼神之義孔子所言告宰我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良以口鼻之噬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爲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

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魂凝魄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問鄭氏云口鼻之呼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先生謂此蓋指血氣之類言之口鼻之呼吸是以氣言耳目之精明是以血言目之精明以血言可也耳之精明何故亦以血言朱子曰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聰精血耗則耳聾矣氣為魂血為魄又問眼體也眼之光為魄耳體也何以為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又曰陽魂為神陰魄為鬼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



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神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而言者也又曰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以分言之則精為陰而氣為陽故魄為鬼而魂為神以運言之則消為陰而息為陽故伸為神而歸為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為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魄為主則亦初無二理矣

朱子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蓋管攝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為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為神魄降而為鬼矣○北溪陳氏曰所謂始化是胎中略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箇胚胎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漸會動屬陽曰魂及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屬魄

朱子曰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為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



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或問氣魄曰
魄屬鬼氣屬神析木煙出是氣滋潤底是魄人之
語言動作是氣屬神精血是魄屬鬼發用底皆屬
神是氣靜定底皆屬陰是魄知識底是神記事底
是魄人初生時氣多魄少後來魄漸盛既老魄又
少所以耳聾目昏精力衰記事不定

問草木土石有魄而無魂否朱子曰易說精氣為物
則是有精氣方有魂魄草木土石不可以魂魄論
但出底氣便是魂精便是魄譬如燒香煙便是魂
燒出漿汁來是魄魂者魄之光燄魄者魂之根本
又問體魄有分別如耳目是體聰明是魄曰然魂
者氣之神魄者體之神淮南子註謂魂人陽神魄
人陰神此說好

問魂魄陰陽之義朱子曰魂如火魄如水又問鬼神
便是精神魂魄曰然且就一身看自會笑自有許
多聰明知識虛空之中忽然有風雨有雷電這是
如何得恁地道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
此見這一身只有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
陰陽之氣所以橫渠云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
帥吾其性只是一箇道理



朱子曰魂魄死者之神靈蓋魂神而魄靈魂氣而魄
精魄陽而魄陰魂動而魄靜生則魂載其魄魄檢
其魂死則魂遊散而歸于天魄淪墜而歸于地也
朱子曰精氣就物而言魂魄就人而言鬼神離乎人
物而言生則謂之精氣死則謂之魂魄物則謂之
鬼神

朱子曰魂氣升于天體魄歸于土神氣上升鬼魂下
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其香氣騰上物則腐於
下又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物氣便是魂
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
冷所謂魄降

或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
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必知其後必散而死
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
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俱散無復更有形象
尚留於冥漠之內朱子曰死便是都散無了又問
遊魂為變問有為妖孽者是如何曰遊字是漸漸
散若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
成妖孽若疔癘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
得更鬱結而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也

或問世人有為精怪迷惑此理如何朱子曰家語有之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犛羊皆是氣之雜揉乖亂所生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有時忽夏寒冬熱爰自開一朶花豈可謂無此理但非正耳故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未須理會也

叔器問先生前日說日為神夜為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朱子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故皆夜鳴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今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祀享於廟曰鬼就人物言之聚而生為神散而死曰鬼又就一身言之魂氣為神體魄為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跡語其德則誠而已北溪陳氏曰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也地屬陰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冬氣之屈屬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日月言之日屬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氣之神屬神及至收斂後帖然無蹤跡是氣之歸屬鬼

以一日言之則早起日方升為神午以後漸退屬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屬神衰落時屬鬼如潮之來屬神潮之退屬鬼凡氣之伸者皆為陽屬神凡氣之屈者皆為陰屬鬼古之論鬼神大槩如此更在人自體究又曰就人身上細論大槩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為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為神為魂凡屬陰者皆為魄為鬼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為神魄之降者為鬼魂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降下書言帝乃徂落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者也

勉齋黃氏曰鬼神之說其別有三在天之鬼神陰陽造化是也在人之鬼神人死為鬼是也祭祀之鬼神神示祖考是也三者雖異其所以為鬼神者則同知其異又知其同斯可以語鬼神之道矣

魯齋鮑氏曰陰陽二氣散在兩間觸目無非鬼神者不隨他地頭去分別則混為一區幽明惑亂而人



道不立矣。故在天爲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四時寒暑必有鬼神行乎其間。顯然可見。書所謂禋于六宗是也。自當作一類看。在地則五嶽四瀆山君川后能出興雲雨以助化工不可謂無。武成所謂無過名山大川是也。自當作一類看。有功德在民載在祀典如韓子所謂勾龍后稷以功孔子以德爲聖爲賢。歷萬世而不可磨滅者。自當作一類看。如人死曰鬼。氣已散了。子孫精誠聚處則祖考來格。論語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不特士祭其先爲然。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等級分劑不可踰越。自

當作一類看。下而至于山靈土精水罔木妖。或恣筮附類。或生靈起鶴。天地間自有此等遊魂鬼術。足以惑人。不可謂無。但非正理亦當自作一類看。

右論鬼神之情狀。○愚按鬼神之說先儒論之詳矣。蓋天地之間陰陽之氣流動充

滿。莫非鬼神。即天地之大言之。日月雷電風雲雨露皆鬼神也。春夏秋冬晦明晝夜皆鬼神也。即人身之微言之。動止語默寤寐寐噬吸皆鬼神也。生長老死精氣魂魄皆鬼神也。以至山川之融結潮汐之消長皆



鬼神也草木之榮枯華實之開落皆鬼神也。不此之論而指土木偶人以為神魘魅魍魎以為鬼，是皆愚民無知之論，曾可以此論正大之鬼神哉。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朱子曰：非其鬼謂非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南軒張氏曰：祀典自天子以至庶人，各有其分，而不可踰。蓋天理也有是理，則有是鬼神；若於非所當祭而祭焉，既無其理，何事之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或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程子曰：是氣蒸成耳。又問：既有氣，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却於廟中求邪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着，只於土木人身上求之，土木人身上有雨露邪？世人只因祈禱有雨，遂指為靈。

豈知適然

問先王祭享鬼神則甚謝氏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渙與萃言之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理有妙理於若有若無間斷制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或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與范氏說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同否朱子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說得麗了這合當道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

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朱子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物皆得之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陰陽天地之

理生生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子孫之精神魂魄自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然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朱子曰固是散又問子孫之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感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氣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要人自看得

朱子曰古人到祭祀處便招呼得來問祖先已死以何而來曰只是以我之祭承接其氣便有來底道理又曰人死雖是魂魄各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是要聚得他

問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彼之無朱子曰神祇之氣



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然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求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于虛空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又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齊戒祭祀則可以來格若旁親外親之屬則其精神非我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理感之而不以氣乎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邪抑有其氣來格也朱子曰若道無神來享時自家祭其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謂其有雲車風馬擁從而來則又誕矣

問鬼神中有謂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總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朱子曰他這說便是上蔡說道要有時便有道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合有底物事祖宗亦是同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上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地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他氣使總統在我身上便是箇相關處商祭古聖賢如何曰聖賢道在萬物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百禱這物事此氣便與相通如釋奠列許多邊豆設許多禮儀不是為此姑謾為之耳

問先生所答祭子晦書有云死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之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此莫是說天地之氣否朱子曰此氣只一般雖有天神地示人鬼其實則一若有子孫底固是引得氣聚不成無子孫底氣便絕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生生不已底亦自浩然日生而無窮禮諸侯祭其國之無後者如齊祭爽鳩氏之類蓋他先主此國來理合祭他非在其國便不當祭理合如此便有此氣所以晉侯夢黃熊入寢為鯨之神亦是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為鯨之神亦是此類不惟有子孫者方有感格其無子孫者氣亦未嘗亡也又問人死氣散若如此說氣又未嘗散也曰如今祭句芒更是遠只是理合當祭便有此



氣要之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拍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

或問祭夫子不當以塑像只當用木主曰向日白鹿洞欲塑孔子像於殿其請不必但設一空殿臨時設席祭之不然只塑孔子坐於地上則可用籩豆簠簋等塑像高高在上而設器皿於地甚無義理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雷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者靜有行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朱子曰有此物則有此鬼神莫非陰陽之所為也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雷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

問今愚民於村落創立一祠合衆以祈禱之其神便靈何也朱子曰衆心之所輻湊便有生氣所以祭神必用血肉者蓋欲藉他之生氣耳如古人釁廟釁龜之意皆然輔廣曰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心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不正故所感無由而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行禮祭

時使有祭了便無故不繫續後世却先立一箇廟
 貌在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徒求非望無所不至
 北溪陳氏曰大凡不當祭而祭皆曰淫祀淫祀無福
 由胥絡不相關之故後世祀典只緣佛老亂了如
 老氏設醮以庶人祭天有何關繫如釋迦本是胡
 神與中國人何相關只如忠臣義士配享元勳若
 是已不當祭皆與我無干涉自聖惠末明鬼神情
 狀都不曉如畫星辰都畫箇人以星君目之如秦
 山曰天齊仁聖帝在唐為天齊王至本朝以東方
 主生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只是一上帝而已安有

一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梳端冕衣
 裳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
 其配而為夫婦邪據秦山魯封內惟魯公可以祭
 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脉全不相涉而所在州
 縣皆立東嶽行祠亦失於不講明之故南嶽廟向
 者四祿劉太尉欲再造問於五峯先生先生答以
 天道人事本一理在天為皇天上帝在人為太君
 五嶽視三公與皇天上帝並為帝則天道亂矣大
 君有二則人道亂矣而世俗為貌像為立配為置
 男女屋而貯之繫續神祇之甚南軒又詳之曰川

是壯年蹈白刃而死，英魂不散，底人一樣是生靈，氣厚精神強，底人死後未便消散，一樣是人塑神像時，捉箇生禽獸之猛鷲者，如猴鳥之屬，坐藏於腹中，此物皆生被劫而死，魂魄不散，便會有靈，一樣是人心歸以為靈，則人精神都聚在那上，便自會靈，一樣是山川雄峙，廟宇坐得其穴，其氣自靈，又有是人之本心，自有靈處，自極其誠敬，則精神聚會，凡所占之事，自有脉絡相關，便自然感應，只緣都是一理一氣，所謂齊戒以神明其德，即此意。唐玄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瓌為祠祭使，祈禱或焚香，鐵類巫覡，皆禮者羞之。○致堂胡氏曰：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為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既衆，於是廢幣帛而用楮泉，是以賄交于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瓌行之，而世以為羞，則當時猶未盡用也。今舉四海用之，而未有革之者，不亦悲乎？

右論祭祀感通之理。○愚按古人之祭祀鬼神，非以求福也，將以盡報本之意耳。是以竭其誠敬，薦其時物，而奉其祭祀，故能

理學類編卷之五

致鬼神之來格後世此理不明其所以事
鬼神者既無誠敬之心徒從事於禱祈之
語於是古人報本之意亡矣吁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EN, P. R. C.



到學類編卷之六

人物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易繫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朱子曰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
者也化生形化者也○魯齋鮑氏曰天地是劈初
陰陽之氣結成立其大者以爲之主便是箇坯壞
子然後爲父爲母生人生物千變萬化皆不出此
所以充塞宇宙何莫非陰陽之氣也

禮記曰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



行之秀氣也○朱子曰天地之德理也陰陽之入鬼神之會氣也交者其氣之妙合會者其氣之疑聚而成形者也○真氏曰天地之德指乾坤健順而言此天地之理人之所得以爲性者也陰陽鬼神五行皆指氣而言流行天地之間而人之所得以爲形者也然氣之流行理實寓焉非氣之外有所謂理也但理無不善氣則有清濁昏明之不同耳○北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而血陰脉陽而體陰頭陽而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嘘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朱子曰真以理言精以氣言妙合者太極二五本混融而無間也疑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

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必
生生變化無窮矣。又曰無極是理二五是氣無極
之理便是性性為之主而二氣五行經緯錯綜於
其間也。疑只是此氣結聚自然生物若不如此結
聚亦何由造化得萬物出來。

程子曰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化長
而氣化消。○朱子曰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
自生出來底形化却是有一箇人後乃生生不
窮底。

程子曰陰陽之運升降盈縮未嘗少息陽常盈陰常
虧一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譬如磨既行齒都不
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朱子曰太極分開只是
兩箇陰陽都括盡天下事物千變萬化只是他兩
箇陰氣流行則為陽陽氣流行則為陰只這一氣
消長進退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出來。

程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朱子曰得
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說陰陽者蓋做
這人須要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如
甲乙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火丙便是陽丁
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

程子曰隕石無種種於氣麒麟無種亦氣化厥初生
民亦如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
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
不到者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
類則必無氣化之人又問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
曰此必屬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沙島便
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
禽獸生焉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
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
腐草化爲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
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着新衣服過幾
日便有蟻蟲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
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

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
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朱子曰天地之初
如何討箇種自是氣蒸結成兩箇人後方生許多
物事所以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
物當初若無那兩箇人如今如何有許多人那兩
箇人便似而今人身上蟲自然變化出來

張子曰遊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

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或問橫渠此言是言二氣混沌之初天地未判之時爲復是亘古亘今如此朱子曰只是統說只今便如此又曰晝夜運而無息者便是陰陽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遊氣以生人物之萬殊此正如麩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撒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撒出人物其中有麓有細故人物有偏有正有精有粗又曰陰陽循環如磨遊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剛柔相磨八卦相盪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遊氣之紛擾也○鮑氏曰一元之氣畧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物天地只是包得許多氣在裏無出處裏一番便生一番物造化之運如磨其生物似磨中撒出來有精有粗只是不齊

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



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人物並生於天地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者也其所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者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之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北溪陳氏曰塞字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撮一字來說氣帥字是就孟子志氣之帥也句撮一字來說理朱子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藏百骸

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
正謂此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
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
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
也

或問太極圖下二圈固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各有
一太極也若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化
生易中却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
男女如何朱子曰太極圖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
之精自疑結成兩箇後來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
如牛羊草木皆有牝牡一為陽一為陰萬物有生
之初亦各自有兩箇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朱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疑體於造化之初二氣
交感化生萬物流行於造化之後者理之常也若
姜嫄簡狄之生稷契則又不可以先後言矣此理
之變也

魯齋鮑氏曰天地之氣交而生人物觀其所交則氣
之所至可以知其類之所從出矣天氣交乎地於
人為男於物為牡地氣交乎天於人為女於物為
牝男女牝牡又自交而生生化化之類不窮人物

既生氣隨天地之氣升降交感人得天地之中氣
四方之氣無不感物得天地之偏氣而亦各隨所
感故觀天地之氣交可以知人物之初生矣觀天
地之氣感可以知人物之相生矣

問人之生也精氣凝時此理便在氣上否朱子曰天
道流行發育萬物雖是一齊都有必竟有理為主
然氣有清濁清者為氣濁者為質清者屬陽濁者
屬陰知氣運動陽之為也骨肉毛血陰之為也○
勉齋黃氏曰水火之氣一濕一燥水濕極而生木
火燥極而生金人物始生亦精與氣聚而為之耳
精濕而氣燥精沉而氣浮故精為魄而氣為言精
之盛者為濕之極故為木為肝為視氣之盛者燥之
極故為金為肺為聽天抵貌與視屬精故精衰而
目暗言此與聽屬氣故氣寒而耳聾耳

朱子曰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亦
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
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明昏濁之異稟其
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為聖稟其氣清明而
未能純全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正之則
為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

則為愚不肖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為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

朱子曰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此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不肖此如寶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在至污處然其所稟有豈明處就上面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是也

朱子曰人得其氣之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氣之偏故是理塞而無所通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向上物之有知者不過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獼之知祭犬之能守禦牛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所爭者此耳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

問人稟天地五行之氣然父母所生與是氣相值而然否朱子曰便是這氣須從人身上過來今以五行枝幹推筭人命與夫地理家推擇山林向背皆是此理然又有異處如磁窰中器物聞說千百件中或有一件紅色大段好者此是異稟惟人亦然螻蛄之生舜禹亦猶是也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稟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邪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有不同邪朱子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

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睢鳩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為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朱子曰只有這一路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得豈便却茫茫所以易昏

問鳥獸亦有知覺但他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



否朱子曰亦有如一盆花得豈水澆灌便發榮着
摧折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嘗謂前草
不除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
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
朱子曰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
草是得陰氣故草昭木是得陽氣故木堅走獸是
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不然獸
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
者如雉鴝之類是也雜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却有
陰中陽陽中陰者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朱子曰動物有血氣故
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見若成
賊之便枯悴不悅懌亦似有知者

朱子曰冬間花難謝如水仙至晚菊亦耐久如梅花
蠟梅皆然至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甚矣如
葵榴荷花只開得二兩日必竟冬時其氣貞固故
難得謝若春夏間綿蕪便發盡了故不能久又云
大凡花頭大者易謝果實亦然如梨樹極易得衰
謝將死時須猛結一年實了便死此亦是氣將脫
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朱子曰古者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想聖人心
細雖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寬
如何察得因言凡草不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背
上有三十六鱗陰數也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
也龜背上文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各有四段
者八卦也周圍二十一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
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栳牝牡麻竹之類
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背陰處必虛軟男生
必伏女生必偃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故也
程子曰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
何必圖書只有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在中可起
古之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者者耳只如樹木亦可
見數兔何以無尾只為是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
盛者尾尤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
文明今之行軍者多植雉尾車上以候雨晴天將
雨則先垂向下纒晴便直上

程子曰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
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木植亦兼有
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朱子曰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皆向上是親乎上

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首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生，所以無智。此本康節說。

程子曰：近取諸身，一身之內百理具備。背在上，故為陽；曾在下，故為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着背天地間熱氣乘之，則便須發燥。肝木也，着背天地間風氣乘之，則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為四體，仁便是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箇生物春感氣象，羞惡之心便是箇秋感氣象。推之四端皆然。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德具備，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人皆有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高。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惟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立乎天地之間，所以為三才。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
朱子曰：固有是理，如舟只可行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

北溪陳氏曰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爲五行二與五則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論固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爲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月來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爲得氣之正物則禽獸頭端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

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爲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所以義理皆不通

魯齋鮑氏曰人頭圓頂天足方履地面南背北左東右西耳聰目明手舉足履無不通正君臣父子五典之倫仁義禮智五常之性根於心而著於外得其氣之清者爲聖爲賢得其氣之濁者爲愚爲不肖至於近東者多仁而柔近西者多義而剛亦氣稟之異不得不然夷狄亦人類悍暴無禮義者以其得地尤偏故稟氣亦偏氣使然也非性也人直



生禽獸橫生草木倒生橫生者得氣尤偏故首西
向背天足地於其偏之中亦有仁義存焉得東者
仁得西者義所以當卯酉之位禽雖橫而首昂與
獸微異亦得東方之氣者仁得西方之氣者義鱗
甲毛螺之類又氣之漸入於地者也倒生者得入
地之氣得西北者剛得東南者柔天下之類盡之
矣龍得正東虎得正西故東有蒼龍西有白虎說
文麒麟東方仁獸騶虞南方仁獸凡得東氣皆角
得西氣皆蔭角者常仁其不及者亦柔而易馴如
牛羊之類是也其太過者必剛而多賊如豺狼犬
豕之類是也西方獸皆宜行東方獸皆多聰惟龍
不麗此數神故也禽橫而首昂以氣離地以上漸
近乎天故首昂而能飛然東南者自下而升首短
尾長羽多文其將飛必騰而上西北者自上而降
首長尾短羽多玄縞其將飛必墜于下亦有仁義
存焉升之小者為鷄雉飛不離地大者為鸞鳳飛
冲天降之小者為鴿為鶴飛近天極為鳧鴨飛搶
地至於入水東南夜暝西北夜飛自戌至酉漸入
地自寅至卯漸出地故西方為甲蟲螺蟲常多發
氣漸入故也東方為鱗蟲羽蟲常多生氣漸出故

也故龜龜之類善伏息魚蛇之類善變化陰陽變化升降使然也草得入地之氣故皆倒生與人正相反蓋氣有逆順不容不然生於東者柔秋落春夏榮生於西者剛春落秋冬榮枝葉向陰枝不離地故獸宿之且食其葉木實向陽木參乎天故禽棲之且食其實各從其類也

北溪陳氏曰若就人品上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齊惟聖人得氣至清賦質至粹如堯舜於清粹之中又得氣之高厚所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至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然稟得不高厚止栖栖為一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止得七十餘歲自聖人以下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氣不長所以夭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禮義便呈露昭若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雖有渣滓未離昏蔽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以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少濁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

也解變化氣管轉昏為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
義理上儘看得出而行為不篤多般說語是又賦
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
徹但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
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烹茶則酸澁是有惡味夾雜
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為甚
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
而稟氣不清此如井泉脉味純甘絕佳而有泥土
混濁了終不透瑩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
執物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
衝拗了如泉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
及遭巉岩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去反成險惡之
流看來人生氣稟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
百或相千萬不可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
極為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

右論人物之始生○愚按論人物始生於
天地肇判之初則由氣化而後有形化張
子所謂天地之氣生之是也論人物始生
於結胎受形之初則由精氣之聚而後有
是物朱子所謂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是也

由是言之則人也物也氣也形也孰有出於陰陽之外哉又按淮南子精神訓言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萬物背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故一月而膏二月而腠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而醫書之說亦然因附見於此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龜山楊氏曰人稟五行之秀氣而靈於萬物者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然人之下愚卒至於同乎物者豈謂予之異哉失其性而自賊之過也

荀子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之貴也

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祭然有文以相接雖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植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

物也

周子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朱子曰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序又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

邵子曰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則無之而食飛走也故最貴於萬物也

朱子曰得天地之中氣為人而四方之氣無不具故人為天地之貴萬物之靈也

朱子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禮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之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

朱子曰天之生物有血氣知覺者禽獸是也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



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

右論人為物之靈○愚按人與萬物並生於天地之間當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則天以是理賦於我而我受之以為性者可不自盡其道哉苟不能盡其道而甘自棄於殄絕之域則是生與禽獸同行死與草木同腐吁可哀也已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

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朱子曰此段為橫渠形潰反原之說而發○按張子嘗曰形聚為物物潰反原反原者其遊魂為變乎故程子辨其非○果齋李氏曰屈伸往來者氣也其所以屈伸往來者理也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

之說

程子曰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資既返之氣以為造化哉况既返之氣已散豈有復在天地之間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有生氣至如海水潮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水來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

張子曰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厥若求免可謂知鬼乎惑者指避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今浮屠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謂之悟道可乎死

鮑若兩問輪迴之說凡為善者死則復生為善人為惡者死則變為禽獸之類切恐有此理何則凡稟冲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之故能保合太和至死其氣實會於冲和之氣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為人之理惡者平居作惡而冲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于譟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為禽獸之理如何程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知原始則能要終矣○今按程子此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



能原其始之所以生而要其終之所以死則輪迴之說不辨自明矣

致堂胡氏曰佛之言曰衆生各因淫欲而正性命使世人皆離此以證無生其不能然則愛爲根本死於此生於彼或人而爲畜畜而爲人輪轉相尋無有窮已故人貴修行不殺免於報身隨念之善即生樂處欲驗其不然者請有以質之羽毛鱗介與夫端奩宵翹之物在天地間抑有定數乎抑無定數乎若有定數則安知人死爲畜畜死爲人也若無定數則自古及今人與禽獸相爲死生不過此數以大較論之人殺禽獸不可謂少矣禽獸能殺人者無幾是當禽獸日加多充滿于宇內人日加少遂至於無人然後報復之事信矣而有不然者太平之際人得其養海內之戶以千萬計于時動物亦不可勝用若禽獸爲人則禽獸宜凋耗而反加繁多喪亂之後人失其養或至千里人煙斷絕于時庶類亦不能獨茂若人爲禽獸則禽獸宜繁多而反以凋耗此以目睹實事而質之者一也人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固在也而不能於寐之中自知其寐也其將寐也雖大聖人亦不能卓然知



寐與寤之分際也死之異於寐也以方寤之時或呼之或觸之瞿然而覺也死則不能矣呼之觸之瞿然而覺然其寐之孰也則晦昧冥漠與死者無異又況於氣既離形如光之脫火知識泯滅不可復陽乃曰我有一念由吾所積皎皎然隨善惡所感而有所如徃哉此又以聚散真理而質之者二也智者即是以思之則輪轉之有無亦可識矣

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自徃而復歸如月影在這盆水裏除了盆水這影便

無了豈是連月影又飛上天去歸那月裏哉又如

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又復來生枝上哉

朱子曰人死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然已散者不可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氣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

問禮記言魂氣歸于天與張子形潰反原之說如何朱子曰魂氣歸于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煙騰上有散而已論理大槩是如此然亦有死而未遽散者

亦有冤恨而未散者然亦不皆如此

朱子曰死則氣散泯然無跡是其常也有託生者是偶然聚得不散又去湊着那生氣亦能再生然非其常也問人死爲禽獸悉無此理然嘗見未春人家生子耳上有猪毛猪反者何也曰此不足惟向見籍溪借事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耳

朱子曰人呼氣時腹却脹吸氣時腹却厭論來呼而腹厭吸而腹脹乃是今左右此者蓋呼氣時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口氣已生以其腹脹及吸氣時其所生之氣又從裏吐出故其腹却厭大凡人生至死其氣只管出出盡便死如吸氣時非是吸外氣而入只是住得一霎時第二口氣又出若無得出時便死○今按朱子此語尤可證輪迴之說蓋所呼之氣既出而所吸之氣即生非謂所吸之氣即所呼之氣也造化之理生生不窮明乎此則輪迴之說不足辨矣

平巖葉氏曰精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散則漸滅就盡而已釋氏乃謂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是不明鬼之理也

右論輪迴生死之辨。○愚按輪迴之說起於老佛之徒。儒者非之是也。然自聖賢之教不明於天下。世俗之人。惟老佛之言是信。故南齊范缜嘗著論以辨之。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也。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斯言有理。故并錄之。

理學類編卷之六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性命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朱子曰。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又曰。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蓋天之所以賦予萬物。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

右論輪迴生死之辨○愚按輪迴之說起於老佛之徒儒者非之是也然自聖賢之教不明於天下世俗之人惟老佛之言是信故南齊范缜嘗著論以辨之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也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斯言有理故并錄之

理學類編卷之六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性命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朱子曰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又曰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蓋天之所以賦予萬物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

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云也又曰天命之謂性命便是誥敕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簿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管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寬或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如縣尉捉得賊情便是發用處性只是仁義禮智

程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朱子曰命猶誥敕性猶職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稟受此理則謂之性又曰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

邵子曰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朱子曰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

朱子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即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



管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
川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其理甚明故凡古
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
得此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
性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
欠非虛語也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理之自然言
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
體而萬物所得以生者言之理則就事事物物各
有其則者言之合而言之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
即理也是如此否朱子曰然

右論性命之理○愚按北溪陳氏有言性
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只管
分看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
然一理中看得有界限不相亂所以謂之
命謂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只是理然人之
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
此理其實理不分手氣得天地之氣成這
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張子曰天地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朱子曰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耳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曰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或問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點汚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未染只是白也又曰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所謂可以爲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脉貫通初未嘗有不同者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眞氏曰善者性也而能

爲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

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性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朱子曰性即理也一語自孔子後無人見得到此伊川此語直是擁護不破性即是天理那得有惡又曰理是天地間公共之理人稟得便爲性所有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爲己有是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非朱子曰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北溪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汎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爲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心從生是人人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

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

右論本然之性○愚按本然之性天地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善而無惡故孟子言性必道性善而先儒以為發聖賢之所未及者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朱子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



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出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出來○朱子曰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

所謂在天曰命也緣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黃氏曰所譬水處尋常作兩截看猶水流而就下一句以就下譬性之善字字所謂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者也此結上文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以下一段之意皆水也又是發端別說人生氣稟不同而性亦隨異故有此五者之分有無所污者氣之清明純粹者也有未遠而漸濁有已遠而方濁有濁多有濁少觀其文勢皆以有字冠其上則可見矣○真氏曰黃氏氣稟不同性亦

隨異之云最得此段之意蓋人之氣稟有至善而不可移奪者有善少惡多而易於移奪者有善多惡少而難於移奪者又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性雖不雜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水雖不雜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

不是○朱子曰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

且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着程子此論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其為有功又曰論性不論氣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無以見義理之同○葉氏曰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質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氣二者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

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朱子曰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固有不善而不善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省也

程子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朱子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即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善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葉氏曰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為善或以之為惡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曰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又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以理雜氣而言又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

淨器盛之則清以污器盛之則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

張子曰性於人無不善繫於善反與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

或問氣質之性朱子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爲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管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也

問惡是氣稟程子云亦不可不謂之性何也朱子曰既是氣稟惡便牽引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付在氣稟上又曰性本善今乃惡亦是此性爲氣所汨正如水爲泥沙所混不成不喚作水

朱子曰性是天賦與人只一同氣質所稟却有厚薄人只是一般人厚於仁而薄於義有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是氣質上來○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



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
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
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
氣質之性有善不善也

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
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故與禽
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殊而實
未嘗不相近也

雙峯饒氏曰朱子嘗與勉齋言喜怒哀樂未發之時
氣不用事蓋此時惡自沈在下面善之本體呈露
少焉接物便打動了性雖是水力其潛靜之時清
底在上濁底在下少間流出清底先出來流來流
去濁底亦隨後出但聖人純是清底聖人以下則
有清多底有濁多底清多者便是氣質之美

右論氣質之性○愚按氣質之性亦自天
地之性而出但屬乎氣稟則有善不善之
殊故先儒謂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亦非
判然兩物是也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
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

問心有善惡否程子曰在天爲命在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之水只可謂之水至於流而爲沙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朱子曰性無不善心之所發爲情却或有不善說不善非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體無不善其流而爲不善者皆情之感於物而然也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朱子曰邵子此說較之橫渠心統性情尤密且不易之論則性如何是道之形體曰道是汎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性之中又曰理之在心即所謂性故曰心者性之郭郭○北溪陳氏曰心只以箇器一般裏面貯底物便是性康節謂心者性之郭郭蓋郭郭者心也郭郭中許多人煙便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朱子曰統是主宰性者心



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又曰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曰上二句是總說下二句就人上說四句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且太虛便是道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之言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大極圖上面一圓圈氣化便是陰靜陽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這裏若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

月須是有此水方印得天上月影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知覺○定宇陳氏曰天者理而已惟以理言則幾於泛以形體謂之天惟以形體言則涉於淺今曰太虛則虛空之中有太極之理此由太虛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者氣之化也化云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氣化所以有道之名也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氣理寓於氣而具於人之性比合虛與氣所以有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覺惟



見氣之靈耳必合性與知覺言之所以有心之名也○北溪陳氏曰虛是以理言理與氣合遂生人物受得去成這性於是乎方有性之名性從理來不離氣知覺從氣來不離理合性與知覺於是乎方有心之名

五峯胡氏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朱子曰五峯此說不是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真氏曰誠者真實無妄之理天之命於人人之受於天惟此而已故曰誠成天下之性凡天下所有之理莫不具於一性之中故曰性立天下之有情者性之動也效如父者效也之效天下之理不能無變動卦之有爻所以像之性之有情亦猶是也未發則理具於性既發則理著於情情之動雖因乎物所以不能無動則理也故曰情效天下之動仁義禮智性之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之德性情之德雖具而發揮運用則在此心而已故中庸論大本達道必以戒懼謹獨為主蓋該寂感實動靜者心也心得其正然後性之本然者全而情之發亦中節矣故曰心妙性情之德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
性則心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

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
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太極陰
陽自陰陽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氣之流行性為之主性之流行心為之主

朱子曰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
言心性每每相隨性是心所有之理心是理所會
之地

朱子曰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
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

朱子曰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則水之靜情者水
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泛濫者也才則水之氣
力所以能流者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

朱子曰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
謂之性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

朱子曰性情字皆從心古人制字必是有意
問心性之別朱子曰靈底是心質底是性性是理心
便是靈貯這理底心屬火緣它是箇光明發動底
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



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
事君要忠這便是心

或問心性之別朱子曰這箇極難說且是難為譬喻
如伊川以水喻性其說本好却使曉不得者生病
心大槩似箇官人天命即是君之命性便如職事
一般此亦大槩如此要自理會得如邵子云性者
道之形體蓋道只是合當如此性則有箇根苗生
出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性雖虛都是實理心雖是
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這箇要人自體察始得
朱子曰在天為命與於人為性既發為情此其脉理
甚實仍更分明易曉惟心乃虛明洞徹統性情而
為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
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

朱子曰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
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
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
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
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
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
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

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際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亦寂而未嘗不慮。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亦慮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

右論心為性情之主。○愚按論心為性之主。則涵養此性。使仁義禮智常存於中。是心統性也。論心為情之主。則節制此情。使喜怒哀樂發而中節。是心統情也。故先儒嘗謂心猶將也。性猶在營之軍。情猶臨陣之軍。皆將實統之。則心為性情之主可見矣。



理學類編卷之七

理學類編卷之八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異端

韓子曰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
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
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
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所謂清淨寂滅
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
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然則如之何而



理學類編卷之七

理學類編卷之八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異端

韓子曰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
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
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
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所謂清淨寂滅
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
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然則如之何而



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則庶乎其可也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無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其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言近而易知今之言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爲神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謂無不周遍實則分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能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膝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荃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程子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

程子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



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程子曰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其上達處豈有是也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程子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程子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濯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駁駁然入於其中矣

程子曰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葉氏曰形而上者性命也陰

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地之流行二氣之屈伸釋氏指為輪迴為幻妄則其所護性命亦異乎聖人矣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以問程子程子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或謂佛之理比吾儒為徑程子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未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耳

程子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只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

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
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
分於道也遠矣

程子曰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所懼故不論死生
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已下俗之人固多
懼易以利動楊墨之害今世已無之道家之說其
害終小爲佛學今人人談之瀾漫滔天其害無涯
程子曰釋氏之學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深然
要之率歸乎自私自利之域何以言之天地之間
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苦釋氏却言免死齊煩惱

卒歸乎自私老氏之學更換世法言言與之
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翁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
自智秦之愚黔首其術蓋出於此

程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莊周強要齊物然而物
終不齊也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周之意欲齊
物理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周而後齊蓋齊物形物
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

程子曰莊周言遊方之內遊方之外方何嘗有內外
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外各是一處也豈有此理
張子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

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
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
語大語小流道失中其過於美也塵芥六合其蔽
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
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
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張子曰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
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
一物轉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
道感者指遊魂為變為輪迴末之思也大學當先

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來

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

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取學門墻已為引取

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

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問氣生則溺耳目

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駁因

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

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

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

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

稽其弊自古波濰邪道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司馬公曰世俗信浮圖誑誘飯僧設道場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曰爲此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吞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坐燒者應受復知之又謂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邪不學者固不足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致堂胡氏曰佛者之言其道也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今夫人之所以爲人異於禽獸者爲其有夫婦父子君臣也茲三者性邪非性邪若以爲非性則佛固人耳不能捨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爲性邪則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爲心也且自侈其道以爲廣大慈悲無與對者故毒如蛇虎微

如蚊蚋皆所憐憫損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而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棄除捨不得與蛇虎蚊蚋爲比其廣大慈悲文安在我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朱子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楊氏一向爲我超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說雖甚高然亦人難學未必盡從楊朱即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關老氏不知孟子關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後世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墨氏然此說淺近未是他深處後因避廢過來初見梁武帝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老莊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精妙然只是不是耳

問釋氏之空與老氏之無同否朱子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微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爲幻妄以四大爲假合則是全無也

朱子曰老氏欲保全其身長生不死釋氏又却全不以身爲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陽公嘗言



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或問佛與老莊不同處曰老莊絕滅倫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

朱子曰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他却拜其師為父以弟子為子長者為師兄少者為師弟但他只護得箇徹底聖賢便是存得箇真底

子白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徵釋氏

三身而為之耳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本

性也報身者釋迦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真身

而實有之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為三像而駢列

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做其所為遂尊

老子為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吳

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為甚且玉清元

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

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

上清太上老君蓋徵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况

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吳



天上帝之上我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莊子列子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神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
朱子曰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維摩經亦南此時作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清淨二經皆模倣釋書而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俚是北斗經蘇子瞻作儲祥宮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其說得

朱子曰釋老之書極有高妙者句句與吾儒同但不可將來比方殺誤人事因舉佛氏之言與吾儒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

朱子曰佛老之說不待深辨而明只廢三綱五常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朱子曰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業方是無漏為佛地位其他有惡趣



者皆是衆生。衆生只隨順有所修爲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故首尾與之不合。

朱子曰：釋氏更不分善惡，只算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獄。如此則若是箇殺人底賊，亦算向他便可生天矣。

或問：浮屠氏既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死着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朱子曰：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着爲惡者必待死而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

問佛家言劫數如何？朱子曰：他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其書云：到末劫人皆小，先爲火所燒，成劫灰，又爲風所吹，又爲水所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使恣地亂道。

朱子曰：釋氏地水火風之說，粗言之，地便是體，水便成魄，火風便是魂，他也是見得這魂魄模樣。

朱子曰：俗言佛燈，此是氣盛而有光，又恐是實氣，又恐是腐葉飛虫之光。蔡季通去廬山問得云：是腐

葉之光云昔人有以合子合得一團光來日看之
乃一腐葉妙喜在一處見先令人撲之得一小虫
如蛇樣而甚細僅如布線大此中有人隨汪聖錫
到峨眉山云五更初去看初布白氣已而有圓光
如鏡其中有佛然其人以手裏頭巾則光中之佛
亦裏頭巾則知乃人影耳今所在有石號菩薩石
者如水精狀於日中照之便有圓光想是彼處山
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人影如佛耳
峨眉山看佛以五更初看

朱子感興詩曰西方論緣業卑卑喻聲迷流傳世代

久接接凌空虛禪指心性乃言超有無接連一
以開歷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蹟彼荆棘塗誰哉
繼三聖為我焚其書○楊庸成曰佛固西夷之英
蓋將以身化其國人慈悲惻怛淡泊無欲布施捨
身籠衣疏食凡其動作語言皆欲以止其國中之
亂耳彼見華夏之人膠膠役役日以事物嬰心於
是鼓其誕說以解釋其迷惑持作用是性之說即
以為妙道之所存持無所染着之說即求以超乎
無有之表世之高才明智見其遺去物累一歸於
空靡然從之反謂西覺之妙勝於吾儒不知聖人

之教每因人之性而不拂焉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皆不可須臾離者今其言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夫婦而求所謂清淨寂滅者其徒桀黠者又從而廣之曰但願空諸所有不願實諸所無吁茲非所謂號空不踐實者歟

唐太史令傅弈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僞啓三途譏毀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寔害直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廢福禍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信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

程子曰吾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朱子曰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

朱子曰莊周列禦寇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君臣之



義却似是逃不得不柰何須着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為一體處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

問莊子比之老子較平帖實朱子曰莊子跌蕩老子收斂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

朱子曰莊子比老子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盡發出來籠列子比老子又較細膩

朱子曰莊子云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督舊訓為中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故其意以為

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為惡

之過也惟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

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

或似是而實則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

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

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善之力則其心亦

已不公而入於惡矣至於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

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

乃擇其不至於犯罪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

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



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甚矣

揚子曰或問人言仙者有諸子曰吁吾聞伏羲神農
沒黃帝堯舜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
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
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耻一
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耻一日之不生曰生乎
生乎名生而實死也

谷永曰明爲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
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
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

福之禍及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樂黃帝變化之

術者皆奸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

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景

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

真氏曰谷永此言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矣然則

未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

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

常春夏而有秋冬焉且晝不能常且晝而有暮夜

焉閏闕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

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死則有



TIP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生此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間，是亦一物耳。而爲神仙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不死，有是理乎。

歐陽公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士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理也，生而不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關而盡其天年，此古聖賢之所同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於是息慮絕慾，鍊精氣，勒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養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慾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

致堂胡氏曰：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周公孔子耳。老聃之言，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也。而名之曰道，自漢以來失之矣。其後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投，禱祠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豈不遠哉。



問神仙飛昇之說有諸程子曰若謂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其術異也聖人能爲此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豈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

人有語道氣者問程子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常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即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朱子曰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安期生且後不復說唐以采說鍾呂今又不復說看得來他亦只是養得分外壽者然亦不能不散

朱子感興詩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瓜山潘氏曰此言神仙之流憑生怖死盜竊天機強陽消陰以爲長生不死之計也夫人之生世有生有死乃理之常吾儒之道生順死安或壽或夭脩身以俟之何必苦欲偷生於天地間邪

真氏曰神仙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營求之不驗

矣而秦皇復求之秦皇求之不驗矣而漢武復求之
以漢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勤乎
中遂爲方士之所愚惑猶玩嬰兒於股掌之上豈
不異哉

眞氏曰使仙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
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也明
矣縱求而得之喬或荒幻之教不可以治華夏山
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況不可求邪漢武貪
仙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亂亡之厄
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

鶴林羅氏曰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
飛昇之說方士煉丹保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
患爲吾有身吾既無身而有何患莊子云子惡乎
知悅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
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
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佳牀食芻豢
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斲
生乎又彌髻謂莊子曰子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
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
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曰吾使司命復生



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及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
欲之乎。鬪轅深曠覺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
獲爲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爲寶以生爲
苦以死爲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
老莊之說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乃老莊之意也。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
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指也。老莊
何嘗貪生懼死。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
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
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
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而
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釋氏作經教之屬。譬
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人盜去。却去收人家
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唐傳云。佛入
中國。熾兒幻夫模擬莊老以文飾之。則古人亦嘗
有是言矣。

右論佛老神仙。○愚按異端之說。首見於
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先儒釋之曰。
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
也。謂之如則非止楊墨二氏而已。蓋自夫



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邪說橫流異端並起孟子止關楊墨為其感世之甚也由孟子之言而楊墨之道息韓子推其功不在禹下為是故也自秦漢以來至于今佛老之說日新月盛亦屢有攻之者矣然攻之暫破而復興撲之未滅而愈熾何也以其死生禍福之說足以惑人也故是編獨詳於佛老神仙而於楊墨諸子略焉

顏氏家訓曰陰陽說云辰為水墓又為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澁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筭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

顏氏曰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豈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被送家鬼章斷注連瓦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

唐太宗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才皆為之序貸以經史其序宅經曰近世

平視妄分五姓如張王爲商武庚爲羽似取諧韻
至於以柳爲官以趙爲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
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微羽此則事不稽古
義理乖僻者也其序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
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晉族
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
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
其序葬書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
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
以爲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
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
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
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
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
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
巫妄言遂於僻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
辰日不可哭泣遂堯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
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

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
禍福者也地之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壠其

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
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
父祖子孫同氣被安則此安被危則此危亦其理
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
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
孝子安厝之用心也

司馬公曰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
月而葬今五服年月勅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然
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
以為子孫貧富壽夭賢愚壽夭盡係於此而其術

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或
累世不葬子孫棄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正
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為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
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也悖禮傷義無過於此

羅氏曰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詩所
謂望楚與堂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書所
謂達觀于新邑營下濶澗之東西蓋自三代時已
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
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
風氣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之聚此誠不可



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異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迴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生於山。栗芽于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爲朽壤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召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感璞之說。有貪禾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十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爲不吉。一掘未已。至再至三者。有因買地致訟。即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或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爲仇讎者。凡此皆璞之書爲之也。且人之生。貧富貴賤。賢愚壽夭。冥賦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家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則上天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矣。楊誠齋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利及子孫。然璞不免於刑戮。子孫卒以衰微。則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已惑乎。



沈頴曰古者國家將有事乎戎祀必先擇時日以定其期是用備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臻其慮而戒其誠非所以定吉凶決勝負也後之惑者不詳其故推考時日妄生穿鑿斯風不革拘忌益深致使凡庶之家將欲開一溝墮折一葭筆必待擇日而後爲之構一衡宇雉一椽蕪必審方位而後爲之且吉凶由人焉係時日故吉人凶其吉凶不吉其凶一之於人之所爲而已矣惑者不知其在人也有一不吉則歸罪於時日矣且以不謀之將不卜之士有能以日時擇者乎不詳之士不實之殺有能以日時種者乎是皆不能也則時日於人何有哉

右論陰陽家之說○愚按陰陽家之說自太史公以來有之矣其言曰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與大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與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

家曰大吉辨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
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由是言
之則陰陽之術其來久矣諸家所說吉凶
不同自古如此又况數千百載之下其說
愈多其吉凶愈舛又可得而盡信之乎

荀子曰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
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形狀顏色而知其吉
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
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
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
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
謂之吉小人謂之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
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皮日休曰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有某相類龍某相
類鳳某相類牛馬甚至公侯某至卿相類禽獸者
則富貴也噫立形於天地分性於陰陽其貴者不
過人耳焉有真人形而肖賤類禽獸而富貴哉又
曰聖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毫黍言其善必
善言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今之人不以是
術行其心而區區求子卿唐舉之術居其窮處其

困不思以道達不能以德進言其有位必翻然自
負坐白屋有公侯之姿食熟藿有卿相之色蓋不
能自相其心也或有士居窮處因望一金之助已
有波瀾之難有妄誕之人自稱精子卿唐舉之術
一取其金易於反掌有能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
東萊呂氏曰孔子以前相術固已槩見於世矣若周
叔服相公孫敖之二子一言其必食子一言其必
收子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福也子文及叔向母見
越椒伯石之始生一言其必滅若教氏一言其必
喪羊舌氏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禍也數十年之後

福焉而禍禍焉而禍無一不合蓋曲伎小術豈無
或驗乃若吾夫子之門自有相法非卜祝所誦之
相書也申申夭夭即孔門相容貌之術閻閻侃侃
即孔門相言語之術躡如翼如即孔門相步趨之
術勃如怡如即孔門相顏色之術一部一伍一占
一候毫釐不差季感唐舉許負之術至是皆敗矣

右論相人之術○愚按相者視人之狀貌
而知其吉凶貴賤者也而妄誕者多以此
惑世人故荀子作非相之篇以論之而東
萊呂氏乃謂彼挾相術以苟衣食者卑冗

凡賤而苟卿乃親屈儒者之重以與之辨
何其不自重也因附着其說于此

漢光武信圖讖多用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曰
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
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
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
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
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為可不抑
遠之哉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
之正義

張衡以儒者爭學圖讖上疏曰圖讖成於哀平之際
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欺罔較然莫之糾禁且
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
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
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
真氏曰讖緯者末世之邪說張衡以為起於哀平之
間蓋得之矣夫異端小數豈無或驗要非六經之
法言先王之正道故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
之而僭畔是徒足以起亂臣賊子之心而已果何
益於世教哉



右論讖緯之說

愚按讖緯之說秦以前未之聞也始皇時方士盧生入海還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此其圖讖之所始乎其後王莽以金匱符命而篡漢遣五威將帥頒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光武之即位也以赤伏符之言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闕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由是信用圖讖終漢之世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先儒歐陽子嘗議取九經註疏刪其讖緯之文惜乎

當時未之能行也



編輯大意

一 是編以天地鬼神人物性命異端之說各分爲卷而天地類次又分天文地理亦各爲卷蓋天地者陰陽之體也故居是編之首鬼神者陰陽之用也故居天地之次人物則陰陽之氣聚而成形者故以次於鬼神性命則陰陽之理賦在人物者故又次於人物是四者皆天下之正理而人之所當知者至於異端則非理之正而易以惑人者又必辨而闢之而後可與論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之正理故

以爲是編之終焉

一 是編以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朱子六先生之言爲主而本之六經語孟以發其端參之諸儒論議以究其極至於管窺一得之愚因各以類附見焉觀者幸恕其僭

一 所編諸書除六先生之言固無庸議矣其餘諸子之書則取其合於理者稍有可疑皆所不錄

一 所引六經語孟之言有先儒傳註者本合作小字分註於下今並以圈隔之而大書列於

本章之下不復作小註至於先儒論議有展轉相發明者亦以圈隔之而就列于其下不復列作一條

覽者詳之

理學類編者集先儒之格言而示學者以窮理之要也程子有言物必有理實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予自蚤歲讀周程張邵朱子之書嘗欲編節天地鬼神之說以及人物性命之言類為一編以為初學讀書者窮理之助然以方習舉子業而未暇也浪遊場屋不得志于有司於是遠

脩初服始欲為前所未暇為者中更世變屏處山林乃取諸家之書而蒐閱之取其有關於性理者輯為五類自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以至辨異端之學莫不類各有目目各有說以究其理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或者乃為初學之士未能致力根本之地而先語之以茫洋不可詰之理幾何而不為荒誕之歸者殊不知學者之初示之以聖賢格言將以定其見趣使不為異端怪誕之言所惑是亦進德之地也又何疑乎學之由是而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庶幾朱子所謂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

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
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皆可由
此而入矣然尚求是正于當世儒先以刊削其所未
善而增益其所未逮云時至正丙午冬十有二月庚
申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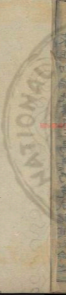


古書經藏

家祖初編此書凡三易美乃克成編其初命之
曰格物編臨川吳先生伯尚見之曰是編所輯
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之說乃格物之一端耳不
足以盡格物之義不若止謂之理學類編乃為
之作爲序引以冠此書之首今三十餘年矣是
歲之春京兆趙君師常監稅于此間從家祖書
室中見此編以爲有益於學者命錢請梓以廣
其傳且捐己貲爲之倡而一時好事者協力成
焉左之可譯能以我來有矣拱切惟此書以家祖十
年編輯之勤而趙君一旦作成之力在我後人

不可不知其所自也
洪武甲子之歲四月戊辰朔孫張拱百拜謹誌

此書上計三
卷之卷京兆
二
吳以益
天此厚
白餅
卷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EN P.O.C

